

爱情的第二张面孔

章红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爱情的 第二张面孔

AIQING DE DI ER ZHANG MIANKONG

章 红著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爱情的 第二张面孔

AIQING DE DI ER ZHANG MIANKONG

章 红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的第二张面孔 / 章红著 . —济南 : 山东人民出版社 , 2001.3

ISBN 7-209-02645-2

I. 爱… II. 章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
当代 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4470 号

爱情的第二张面孔

章红 著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社址: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: 250001)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 插页 145 千字

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~10000

ISBN 7-209-02645-2
I·37 定价: 19.80 元

爱情的第二张面孔

章红著



爱情动物

在寂寞中恋爱

蝴蝶与爬虫类的爱情现实

空城

美丽是个陷阱

出轨的心和出轨的身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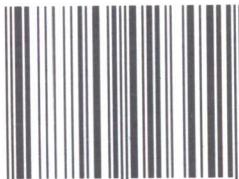
第二种爱情

板裤——都市丛林中的野性出演

ISBN 7-209-02645-2

I·37 定价：19.80 元

ISBN 7-209-02645-2



9 787209 026451 >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冬天漆黑的夜色之下，了无枝叶的杉树的身姿有一种特别的简洁动人。我们之间是两棵树的距离。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吗？我们将各自与自己的天空相遭遇，对于对方，我们永远是两棵树，曾经面对面站立，但毫不相干。

目 录



爱情动物

- 9 一种关爱
- 13 两个咏梅
- 18 说出你的孤独
- 22 爱情动物
- 29 美人瑜
- 33 消失的英南
- 41 小三
- 45 在寂寞中恋爱
- 48 午夜的电话
- 51 一夜情
- 58 失嫁
- 57 回不去的青春
- 60 爱情：从出生到死亡
- 70 雪地
- 76 一个女人的婚恋道路

目 录



空 城

- 89 雨天
91 元旦舞曲
95 以情还情
99 丢失和留下的手套
103 当爱消失的时候
107 梦回青春
109 城市的树
113 山中平房
118 空城
120 匹夫匹妇
127 城市黄昏
129 人际关系
131 关于死亡的想象
135 黑色幽默·壁花
139 小龙女与中产阶级

目 录

- 111 一种反动
- 111 师兄的荒诞生活
- 116 头发
- 118 无力
- 119 记忆
- 150 爱人
- 151 胡萝卜
- 152 糖果

目 录



蝴蝶与爬虫类的 爱情现实

- 155 爱情为什么重要
- 169 蝴蝶与爬虫类的爱情现实
- 169 第二种爱情
- 177 爱就是一力担承
- 189 爱在欣赏中延续
- 189 婚姻——危险关系
- 195 出轨的心和出轨的身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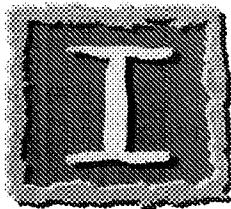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

爱是容易的

- 205 情迷高跟鞋
- 208 手镯物语
- 211 敢不敢“扮土”
- 214 板裤——都市丛林中的野性出演
- 217 大街上的丑女
- 220 美丽的要素
- 222 男人的容貌
- 225 男人的城市
- 228 生活中的短暂快乐
- 230 美丽是个陷阱
- 233 我不想微笑
- 237 谁更多嘴
- 241 爱是容易的

245 我是另类(代后记)



爱情动物

多少聪明睿智的女性，一旦面临情感的困境，不都像瓶子里的苍蝇一样，晕头转向地对着透明的瓶壁作着一次次无奈而徒劳的冲击？女性，似乎天生就是为爱而活着的，在爱情中，她们开始变得老眼昏花，她们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别人，掉进爱河中的女人成了纯粹的爱情动物，她们心甘情愿地沉溺其中。女性在爱情中的迷失，这是一个永恒的人性之谜。





一 种 关 爱

认识阿凯的时候正好是我生命中最困顿的一个时期。

那时候已经是我走出大学校门的第三个年头了，但依然满身的学生气和孩子气。单位效益极差，专业又不对口，于是从进单位的第一天起就把离开单位的念头摆在脸上，一直摆了三年，领导看了心里自然会有他的想法；跟同事虽然素无龃龉，但也决无深交，到了关键时候，绝没有可以掏心掏肺说点什么的人，这三年是友情匮乏的三年。三年中唯一支撑我的，是我曾经以为很牢固的那一份爱情。

可是，到了第三个年头，一切可以把握的忽然都消失了——我失恋了。感情说去就去，像鸟儿飞过天空，不留一丝痕迹。两个自以为相依为命的人原来全无干系，我突然发现自己一无所恃。有过一段痛不欲生的日子，有过一段心灰意懒的日子，情感的挫折像一面粗砺的砂纸，把心打磨成苍白的粉末，像外面铺天盖地的雪花。

所幸生的欲望仍然占了上风。伤痛之中，我仍然清醒地意识到，必须在伤痛把自己吞噬掉之前将自己拯救出来。我不能再留在那儿，那个伤心之地；只有在一个新

的环境里，或许我还能尝试做一个全新的我。

我决定去考研究生。那是我所能想到的改变环境最简便、最快捷的方法。

单位有个土政策，每个人只给一次考试的机会，考上了放你走；考不上，你就死心塌地留下来吧。所以，这次考试基本上是背水一战。

而我当时的状态又是多么的溃不成军啊。离开学校三年，浑身的骨头似乎都已散了架，要把它一一收拢，重新回到书本的世界，其难度不亚于一场战争，实际上，那是和自己的意志展开的一场肉搏战。

我就是在这时候认识阿凯的。那是在南京大学的考研补习班上，我和他的听课证的号码凑巧是连在一起的，这样我们成了同桌。他是南大的应届毕业生，学的是地质。戴眼镜，穿夹克衫和泛白的牛仔裤，是大学校园里常见的那种有几分斯文、有几分帅气的男生。忘了我们是怎么说起话来的，一个星期有四个晚上坐在一起听课，大概总有些可交流的东西吧。上了几次课后，他把他的宿舍号码告诉了我，我把我的工作单位留给了他，并请他有空来玩。

南大也是我的母校，我毕业的时候，阿凯才上大二，该算我的小学弟。从一开始起，我就没想过和“小学弟”之间会有什么故事，后来发生的那点点“故事”已大大在预料之外了，虽然，那“故事”也绝不是人们想象和以为的那种“故事”。

有一天晚上，阿凯真到单位找我来了，骑着一辆哪儿



都响的破车。我请他到我的房间，他坐在那儿，长长的腿朝外伸着，他看上去是个很不错的男生。他很沉默，虽然他肯定本来就不是一个擅长于言辞的人，但他的沉默仍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意味。他似乎遭到了某种打击，他的全副身心都还没有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，他的整个身体语言都给人一种受到压抑的印象。他仿佛深陷在自己的困境当中，像一匹失足陷入淤泥的马驹，因为无力自拔而对外界的一切事物都分不出精神去关注。

接下来的谈话证实了我的直感。我们谈了一点功课上的事，外语政治什么的，他始终是沉默的，压抑的，欲言又止的。后来他吞吞吐吐地说，他没有心情准备考试，因为他的情绪糟透了。

我说：“如果你信任我，你可以对我说说；如果我能帮助你，只要力所能及的，我一定会帮你。”我想我已经猜到是什么事了，这个年龄段的男生女生，能让他们如此失魂落魄的，除了恋爱受挫，还能有什么呢？我看着这个坐在我对面的失意的男孩，只觉内心充满了对自己的宽容与怜悯。这个世界上失意的人似乎真不少啊，怎么随便一撞就撞上了一个？两相比较，我只觉自己饱经沧桑，我真的希望自己对这孩子有帮助。

我没想到他立即很天真地说：“你一定能帮我。”

我惊讶地睁大了眼，难道，他真的以为，在这种事情上，别人是可以帮助的吗？

我当时只一味沉浸在自己愤世嫉俗的情绪当中，我只感叹于他的天真，却没想到任何人都有软弱的一瞬。

阿凯那时候需要的，只是一双手；就像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需要的那样，借助一双或者许多双善意的手，我们跳出泥沼，重新生活。

下面是阿凯的故事。

他爱上林的时候，甚至还不知道她的姓名，他住 5 舍，本科男生宿舍楼；她住 18 舍，女研究生楼。5 舍在 18 舍的斜对面，她的房间正好并不遥远地和他的房间相对着。他能轻而易举地辨认出她在窗口晃动的身影，她探出头来晾衣服的身影。他自以为对她已经很熟悉了。而且，她似乎并不躲避他的目光，当她晾完衣服的时候，她会有意无意地向对面的窗户投来搜寻的一瞥。他们每天在路上都有若干次相遇，她注视他的眼神使他相信一见钟情并不仅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。这样持续了一段日子。他发出了第一封情书，没有回音。少男幼稚的心使他想，这是考验，是对他爱情炽热程度的考验，于是有了第二封、第三封……直到第十封。女孩仍然毫无动静，在路上相遇，目光仍然含情脉脉。他终于去问她了，问她是否爱他，女孩说不。他问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呢，他给她写了十封信！女孩无辜地说，不回信，就是拒绝，就是答复本身啊。他近乎疯狂地说，“可是，我也以为，不回信，就是答复，是认可，是接受，是无言的鼓励……”

天，他们差得有多远！

他认为我一定能帮他，因为女孩林正巧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。

林是一等出色的女孩，真正的才貌双全。她碰到过



太多异性的目光，她习惯并且欢迎这种目光，看着一颗年轻的心为自己燃烧得透亮，然后烧成灰烬，真是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游戏。她的身心果然是健康，她享受游戏的乐趣，但不轻易让自己燃烧。

我宽容而怜悯地看着他（因为他是那么的年轻执着），摇摇头，告诉他，我帮不了他。真的，没有人可以帮助他。如果他想帮助他自己，那就赶快忘掉这件事，越快越好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太多的东西是我们所不能把握的，比如爱人的目光，比如爱，这都是我们不能把握的。我们唯一可能把握的，是我们自己。所以，要紧紧抓住自己不放，抓住了自己，才有可能去抓住一点别的什么。

与其说我在教诫他，毋宁说我在旁若无人地独白。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情感变迁，难道我还会以为，我真的能抓住点什么吗？抓不住也没关系，这个世界上难道真有什么身外之物是不能放弃的吗？无论如何我们都是要活下去的，那么，不能放弃的，只是我们这个凡胎肉身。还有凡胎肉身里面的那颗血淋淋的心。

他依然沉浸在情感被压抑的沮丧和被伤害的愤怒中。他毕竟是年轻的，他的生活和他的心灵都还有许多转寰的余地。我后来意识到他和我的区别所在：他即便是被欺骗了，被伤害了，可他依然在相信着，他相信这个世界的善意。

这次谈话以后，我们开始真正有点做起朋友来了。是啊，事情可能已经开始令人生疑：两个带着最新情感创伤的男孩女孩，他们会有怎样的故事呢？的的确确，底下